

中国通史

自学指导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编

安徽教育出版社



责任编辑：夏秀流
封面设计：韦君琳

中国通史自学指导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

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跃进路1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合肥外贸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4.25 字数：290,000

1986年11月第1版 1986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4,000

统一书号：7276·470 定价：2.10元

编 者 的 话

本书由中国通史（中国古代史和中国近代史）自学指导和中共党史自学指导两部分组成，可用作参加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同志自学中国通史和中共党史的辅导性教材。每章分基本线索、重点和难点、思考题和参考书目四部分。为了便于自学和扩大知识面，在章前列有总论和自学方法指导，章后附有学术动态。

本书由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部分教师编写（作者名均署文末）。中国古代史部分由丁季华、王家范通稿。中国近代史部分由蒋世弟通稿。中共党史部分由傅绍昌、虞宝棠通稿。
全书由丁季华、王家范负责组织编写。

目 录

怎样学习中国史(代序)	(1)
第一编 中国古代史.....	(13)
绪 论 自学中国古代史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13)
第一章 先秦史.....	(23)
一、基本线索	(23)
二、重点和难点.....	(26)
三、思考题	(35)
四、参考书目	(36)
第二章 秦汉史.....	(37)
一、基本线索	(37)
二、重点和难点.....	(39)
三、思考题	(50)
四、参考书目	(50)
第三章 魏晋南北朝史.....	(51)
一、基本线索	(51)
二、重点和难点.....	(53)
三、思考题	(65)
四、参考书目	(65)
第四章 隋唐五代史.....	(66)
一、基本线索	(66)
二、重点和难点.....	(69)
三、思考题	(77)

四、参考书目	(78)
第五章 辽宋夏金元史	(78)
一、基本线索	(78)
二、重点和难点	(81)
三、思考题	(89)
四、参考书目	(90)
第六章 明清(鸦片战争前)史	(90)
一、基本线索	(90)
二、重点和难点	(93)
三、思考题	(104)
四、参考书目	(105)
第七章 中国古代史研究动态	(105)
一、原始社会史研究中的若干理论问题	(105)
二、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	(114)
三、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讨论概述	(120)
四、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分期问题	(128)
五、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问题的讨论和研究	(136)
六、关于中国农民战争史的研究和讨论	(144)
七、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述要	(150)
八、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问题讨论述要	(158)
第八章 中国古代史书目举要	(166)
第二编 中国近代史	(175)
绪 论 自学中国近代史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175)
第一章 鸦片战争 太平天国运动	(195)
一、基本线索	(195)
二、重点和难点	(198)
三、思考题	(211)

四、参考书目	(212)
第二章 洋务运动 中日甲午战争	(213)
一、基本线索	(213)
二、重点和难点	(216)
三、思考题	(223)
四、参考书目	(224)
第三章 戊戌变法 义和团运动	(224)
一、基本线索	(224)
二、重点和难点	(227)
三、思考题	(240)
四、参考书目	(241)
第四章 辛亥革命 北洋军阀	(241)
一、基本线索	(241)
二、重点和难点	(243)
三、思考题	(253)
四、参考书目	(254)
第五章 中国近代史研究动态	(255)
一、关于鸦片战争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255)
二、关于太平天国史研究中的若干问题	(261)
三、关于洋务运动史的几个问题	(270)
四、近年来关于戊戌维新运动讨论中的几个问题	(277)
五、义和团运动史研究中的几个有争议的问题	(283)
六、关于辛亥革命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288)
第六章 中国近代史书目举要	(297)
第三编 中共党史	(304)
绪 论 自学中共党史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304)
第一章 “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创立	(321)

一、基本线索	(321)
二、重点和难点	(324)
三、思考题	(336)
四、参考书目	(336)
第二章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	(337)
一、基本线索	(337)
二、重点和难点	(339)
三、思考题	(352)
四、参考书目	(353)
第三章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	(354)
一、基本线索	(354)
二、重点和难点	(357)
三、思考题	(370)
四、参考书目	(370)
第四章 抗日战争	(372)
一、基本线索	(372)
二、重点和难点	(374)
三、思考题	(388)
四、参考书目	(389)
第五章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	(390)
一、基本线索	(390)
二、重点和难点	(393)
三、思考题	(406)
四、参考书目	(406)
第六章 中共党史研究动态	(407)
第七章 中国现代史书目举要	(432)

怎样学习中国史（代序）

祖国大地掀起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建设热潮，与此同时，一个如火如荼的学习文化的热潮也在兴起。既要学习自然科学，也要学习社会科学。除了在校的青少年，还有在职的成年人。在科学技术日益发达的今天，生活的节奏异常地快，时间比什么都宝贵。人们都希望用最少的时间学习到尽可能多的知识。人们都在与时间赛跑。为了最佳地利用时间，就应特别讲究工作方法和学习方法。因此，向学习历史学的同志们谈点学习历史学的方法，也许多少有点用处。当然，个人所见有限，更无好为人师之心。还是一句老话：仅供参考。

（一）

一部历史学的发展史证明，要在史学上高人一筹，必须在史识上高人一筹。这“史识”，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史学理论。为什么司马迁敢于为秦末农民起义领袖立传，撰写《陈涉世家》呢？因为他在理论上站得高，具有“亡秦，由涉首事”的卓识。为什么在重农贱商思潮盛行的条件下他敢于为富商大贾立传呢？也是因为他在理论上站得高。将“末富”与“奸富”加以区分他是属历史上第一人。王夫之的《读通鉴论》，至今人们仍然认为是值得一读的好的历史著作，原因何在呢？就在于王夫之言人之所未言，发人之所未发，使

该书充满了精辟独到的分析，读之能发人深省。即使是从理论性不太强的史料整理工作，也仍然有一个史识问题。不然的话，同样一堆史料，为什么有的人整理得系统全面、条理分明、便于查阅、很有参考价值？有的人花了精力，却事倍功半，使用价值不大呢？难道不是由于史识的高低的不同吗？

人类历史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人类的历史观也同样是低级向高级发展。任何一个阶级的史学都希望将纷繁的历史整理出一个清晰的体系，能不能达到这一目的？或者说在多大程度上达到这一目的呢？要取决于历史观水平的高下了。

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以事件为中心的纪事本末体，以时间为顺序的编年体，我国古代史学这三大基本体例，表达了我国古代史学家企图将历史学推向体系化境界的意向。这三种体例对事件和人物的排列虽然有一定的秩序，但是，在反映历史全貌上，其中任何一种体例都是顾此失彼的，都是停留在直观的自然形态上的，缺乏科学的抽象，更谈不上揭示历史的内在联系。不论是以人物为中心，还是以事件为中心，中国古代史学家都将注意力集中到政治斗争上，至于纷繁的政治斗争是由什么决定的，要末不深究，要深究就必须将人神化或将神人化，宣扬英雄决定论或天命决定论。

资产阶级是人类社会最后一个剥削阶级，比以往的任何剥削阶级都高明。资产阶级史学家运用分析归纳法，将历史内容分为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方面，并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编、章、节的史学体例，从而摆脱了古代史学体例的局限。从形式上来说，比较能反映历史的全貌。但这也仅仅是停留在形式上，仍未能揭示政治、经济、文化思想之间的内在联

系。

揭示历史内容的内在联系，就是揭示历史发展规律，从而使历史学有了科学体系，这个任务历史地落到无产阶级身上。

马克思说：“1842年——1843年间，我作了《莱茵报》的主编，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为此，马克思“便从社会舞台退回书房”，从事“经济问题”的研究。经过几年的努力，马克思在理论上发生了飞跃，形成了科学的历史观。到1859年在他所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将他所研究的结果，作了如下的简要表述：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社会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

马克思并且说：“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他花了四十年的精力所写的不朽的巨著《资本论》，就是这种“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就是这种科学的历史观的最有成效的体现。从具体到抽象是一种飞跃，从抽象到具体也是一种飞跃。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更困难的飞跃。马克思用他的科学历史观，研究资本

社会，取得如此辉煌成果，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老一辈的史学家，在运用马克思历史观研究中国古代史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运用马克思历史观研究中国史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发展过程，它是由不成熟走向成熟，由成熟走向更成熟的过程。建国三十五年来，我们讨论曹操的评价问题，古代史分期问题，农民战争史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土地制度问题等等，都是因运用马克思历史观研究中国古代史产生分歧而引起的，都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走向成熟的台阶。后来者必须有更大的突破、更大的进展。

第一，要有计划地系统地攻读马克思主义原著。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获得真知的前提条件。贵在“真知”，有了“真知”就不会随风转，就不致迷失方向，就会有极高的判断力。第二，要吸收当代最新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成就去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内容。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虽然已非一百多年前马克思所处的时代，但是历史唯物主义却仍然是我们认识世界的“金钥匙”。当代高度发展的物质文明对人们的认识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现实和历史的观察必须更深入更缜密。因此，就必须更好地去使用这把已经使用了一百多年的“金钥匙”，这样才能打开现代化的“锁”，才能使历史科学现代化。

(二)

对从事中国史教学和研究的人来说，同其他专业人员一样，一般都要经历学习与研究两个不同阶段。

在学习的阶段，要注重打基础，而且基础要广，假如你

早已立下专攻中国古代史的志愿，也要学好世界通史和中国近现代史。决不能轻视基础，决不能将基础搞得过窄。打基础要花时日，一年半载不能见功效。正因这样，以致使人大有点不耐烦。其实，“磨刀不误砍柴工”，学习阶段的基础打得愈深厚宽广，后来的研究能力就愈强。因此应把眼光放远一点，要舍得花时间。打基础的办法，除了通过课堂学习外，最好选择几本基础课教本，作系统的细致的认真的阅读。目的是读懂读通。同时，还要围绕所读的教本，读点其他参考书。有条件的话，在学习过程中发现了问题，可以作点研究。

打基础，也可以由宽而窄。为了具有作“纵向”比较和“横向”比较的广阔视野，以中国古代史为专业的人，不能仅仅学习自己的专业，还应学习中国近现代史和世界史，然后慢慢地收缩面，由古今中外到仅学中国史，再仅学中国古代史。随着学习的面的不断收缩，打基础的要求也就愈来愈高。譬如，对以中国古代史为专业的就要求有这几方面的基础知识：第一，马克思主义关于古代史的基本理论；第二，中国古代史基础知识；第三，古代文献阅读能力；第四，古代文献目录、版本的基本知识；第五，对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历史和现状的了解。这个时候，已经不是单纯的打基础了，最好以提高来带动打基础。对搞文科的同志来说，搞科研，写论文，是一种综合性的训练和学习，通过它，可以将以上五个方面都带动起来。

在写论文的问题上，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有的先生主张多看少写。我个人是赞成多看多写。可以大、中、小不论。写的东西，能公之于世固然好，但写作的目的不能单纯地为了发表，而是为了消化所读的东西，锻炼写作能力，提高

收集资料和分析问题的能力，也是为了将来作系统的科学的研究作准备。

研究是高级的学习，是创造性地学习。在由学习阶段向研究阶段转的当口，首先应确定战略目标。所确定的目标的社会价值如何？这就看个人爱好与社会需要的关系，就看对社会思潮的判断。有时盛极一时的东西，不一定就有生命力，而遭到冷遇的东西，不一定就无生命力。要有眼力。历史应为现实服务，这是无疑的。但是，过去由于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往往将历史与现实完全等同起来，一个接着一个的政治运动，不仅冲击了经济建设，也冲击了学术研究，使学术研究不停地跟着政治运动转，很难有相对稳定的战略目标。学术研究需要持续不断地积累。没有相对的稳定，就没有积累；没有积累，就谈不上科学研究。多年来的教训，使我们懂得确定战略目标的重要性。

战略目标确定后，就要为实现这一战略目标拟定方法、途径和步骤。战略目标不同，所采取的方法、途径、步骤也不尽相同。一般可分为准备阶段和写作阶段。准备的内容分资料和理论两个方面。准备阶段，实际上也是为开展科研进一步打基础。写作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一开始就写书；另一种是先写一系列论文，然后在此基础上再撰写成书。前一种方式，准备阶段与写作阶段可能分得较明显；后一种方式，准备阶段与写作阶段是穿插进行，分得就不十分清楚了。不论采取什么方法、途径和步骤，最重要的是要在研究中尽力避免战略性的缺陷。如，农民战争史研究长期以来存在两大战略性的缺陷：一是就农民战争研究农民战争，没有将农民战争的研究与整个封建社会的研究结合起来，尤其是未与经济研究结合起来；二是注重理论的探讨，忽略了具体问题的研

究，没有将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结合起来。农民战争史研究不改变这两大缺陷，无论怎么努力，取得进展都是有限的。

由此推之，我们不妨想一想整个中国史研究有什么战略性的缺陷。由于不易摆脱时代的局限，故难于发现这种缺陷。例如司马迁的《史记》是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但在我今天看来，它却留下了明显的时代局限，而司马迁自己是觉察不到的。不然，他不会这样写⁴。不过，有些战略性的缺陷也不是注定不可避免，只要有心提防是可以避免一些可以避免的战略性缺陷的。打仗要有战略眼光，搞学术研究也要战略眼光。这是很紧要的。

(三)

陆游说，学诗在诗之外。同样，也可以说，学史在史之外。特别是当一个人进入了研究阶段之后，对史外知识的要求就更迫切了。在学习阶段时，对专业基础的学习面是由宽而窄，慢慢缩小；那末，在研究阶段对史外知识的学习面则是由窄而宽，逐步扩大，而且面愈广愈好。有许多东西，我们不一定去研究它，精通它，但我们应了解它。我们今天处于信息纷繁的时代，我们要尽可能花少量的时间掌握大量的信息，使自己每时每刻不脱离突飞猛进的时代。

所需要的史外的知识几乎无所不包，仅择要言之。

第一，社会实际知识。

不知当今，何以言古。一个“社会盲”，决不可能学习好或研究好古代史。“触类旁通”是我们认识已逝的古代社会的重要形式。这既可以理解为由古及今，也可理解为由今及古。从学习和研究古代史的角度来看，更重要的是由今及古。

因为学习和研究古代史的人，生活在现实社会之中，他首先获得的是对现实社会的人与事的了解，获得现实社会的知识，从而形成社会意识，这是现实社会中的人认识古代社会的基础和起点。人们总是以现实社会中人与事作为衬托，将古与今相比较，从中取得对古代社会的认识。不管人们愿意不愿意，只要你学习和研究古代史，就必然是这样。马克思说，解剖人体是解剖猿体的一把钥匙。这个比喻告诉我们，学习和研究古代史的钥匙在于对现实社会的了解。有的同志把这种方法，称之为逆向研究法。这种叫法是否准确，可以商榷，但是，无疑是包含了发人深省的合理性。

人们这样由今及古地学习和研究古代社会，会不会产生将古代的人和事以及整个社会现代化的弊病？是存在着这种可能性。但是，这种可能性并非注定变为现实性。更不能因为存在这种可能性，就因噎废食地废弃这种认识方法。其实，只要学习和研究古代史就废弃不了它，这如扯着自己的头发离地上天一样地办不到。这里不存在用不用这种认识方法的问题，只存在自觉与自发的区别。对现实社会了解的深度与对古代社会了解的深度是成正比的。如对这种问题有了自觉认识，就不会将了解现实社会与学习研究古代社会对立起来，更不会以学习研究古代史为理由，而远离现实社会，甘作“社会盲”。

要读懂中国古代线装书，必须读懂现实社会中的无字书。一个对现实社会一无所知的人，他顶多只能从字面上读懂古书，而不了解它的社会含意。

同样一部《史记》，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去读它，与一位涉世不深的青年去读它，所得到的感受的深浅显然是不同的。其原因就在于一个社会经验丰富、一个社会经验不足。

历史上有些人和事的社会意义，是埋藏得较深的，只是由于人类社会实践不断地发展使人的认识水平达到一定的高度才能挖掘得出来。如，中国古代的纸、火药、指南针三大发明的真正的历史意义，只是当人类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后才认识到。又如，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时吃了平均主义的亏，从而促使人们把历史上的平均主义招呼到现实生活中加以剖析，尽管有可能出现偏颇之论，但是，新的社会实践一定会给历史上的平均主义赋予新的认识，见前人之所未见，言前人之所未言。诸如此例，不胜枚举。

怎么避免将古代社会现代化呢？唯一的办法是既能正确了解古代社会，也能正确了解现实社会。只有正确的了解，才有正确的比较，才能既看到古今相似之处，又看到两者之间的本质差异。将古代社会与现实社会作比较研究，固然会产生以古类今的弊病，但奇怪的是，有的人有意地远离现实社会，却也犯了将古代社会中的人与事现代化的毛病。历史往往作弄人。你不自觉地用正确的社会意识去分析历史，错误的社会意识就要钻出来捣蛋。

第二，其他社会科学知识。

历史学离不开哲学、政治经济学和政治学。一部好的历史著作，应该将这三方面的理论融会贯通地浸透到里面去，把历史上的人和事有规律地竖立起来。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政治学三者不可分割，我们不应只懂其中一门，而应三门都懂，并且能将三者结成一体加以运用。马克思的《资本论》，无疑是一部政治经济学。但是马克思是用他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现象，使《资本论》全书浸透了历史唯物主义，是历史唯物主义活的运用，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具体化。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讲，它也是一

部非常精辟的哲学著作。马克思所分析的不是纯经济现象，处处与资本主义社会政治、阶级斗争联系在一起，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特点、作用和根源。所以，它不是纯经济学，而是政治经济学。因而，在某种意义上讲，它也是一部政治学。社会科学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由于分工的需要，可以侧重学习和研究某一门，但不能废弃其它各门。历史学是一门综合性的社会科学，更应该用哲学、政治经济学、政治学充实自己，更不应偏废。

社会科学的各门学科既是独立发展的，又是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的。过去说，“隔行如隔山”，现在看来这种“山”在逐步地被冲塌了。有时问题是从历史学领域中提出的，但往往要上升到哲学或政治经济学那里去解决。如，五十年代讨论农民战争史和历史人物评价等问题，最后上升到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的高度加以解决，打破了历史学的范围，延伸到哲学领域中去。又如，平均主义是作为农民起义的纲领口号提出的，但是，一旦评价平均主义的历史作用时，就不仅是历史学的问题，必然要涉及到政治经济学了。历史上许多问题要解决得比较好，总是要求历史工作者具有综合性的社会科学知识。这就是知识密集的专业需要密集的知识。历史学中有不少的问题，长期争论不休，悬而未决，缺乏知识的全面性可能是一个重要原因。由于争论的各方，掌握的知识都不全面，各自都只看到一面，并且将所看到的这一面加以夸大，以至越讨论鸿沟挖得越宽。由此看来，各自向知识的全面性方向发展，也许是缩短和消除分歧的一个有效方法。可以预见，大家都朝知识全面性的方向发展，历史学的水平必然会大大提高一步。

社会发展本身需要社会科学的各门学科大致保持同步的